

中，就有學術的、實務的、輔導團的、行政體系的成員參與其中。而 98 年針對各縣市課程與教學推動的現況研究中就發現，行政體系成員傾向從「績效」的角度推動課程與教學政策，但課程與教學的專家教師們則傾向從教育本質和長期的效果來思考課程與教學政策(黃騰、李文富，2010)。另外，大多參與本專案的研究主持人是具有學術背景的，不同的學術背景可能有不同的立場，而且和實務教師的想法也常會不同。此外，也因為過去長久以來傾向是以「中央與地方輔導團」來做為國家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的整體圖像(黃騰、李文富，2010)，因此，許多人也會從過去的經驗和想法來思考何謂整體圖像。而這麼一來，整體圖像在建構之前，可能已經先被框架在某種概念與經驗中，使得其它的可能性較不容易被討論。

簡言之，如果此推動網絡的各個面向是緊密相關，但不同的人又可能由不同的立場來解讀，那麼最後這個網絡充其量可能只是由不同的立場和片斷所拼裝而成的，稱不上是個緊密相關的整體網絡，甚至還有可能造成這些網絡在運作上產生內在的衝突，而無法發揮該有的功能。基此，我們需要一個關於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的整體圖像，所以今年才有這個關於整體圖像的子計畫。但也因為這不同角度和立場可能有不同的圖像，因此該圖像本質上應該也是不斷持續建構和協商的结果。所以，雖然本文討論了整體圖像的可能，但這不代表它是最終或固定的圖像。更正確的說，本文中的圖像是提供所有關心我國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的成員一個論述的對象，借此展開更多論述和對話。

當然，本文中的圖像也不是憑空而來，基本上它有本專案過去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也有國內外過去相關的研究文獻為基礎。另外，今年所有不同子計畫研究中，也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問題和可能，而整體圖像就是在這樣的建構過程中不斷被整合與修正。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在建構一個涵蓋「中央—地方—學校」三層級的國家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所需的整體圖像，以做為日後國家建構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時的參考。而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幾點：

1. 做為中央層級的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其定位及與其它層級之關係為何？
2. 做為地方層級的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其定位及與其它層級之關係為何？

3. 做為學校層級的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其定位及與其它層級之關係為何？
4. 中央-地方-學校不同層級間，其專業化之間的整體概念與差異為何？

四、兩大研究區塊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的進行分成兩大部份：一是先針對「中央—地方—學校」三層級的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進行整體性的分析，了解此三層級間的關係。這部份主要是透過先前十縣市訪談資料及相關文獻理論，交叉分析與歸納所得出的。二、基於此三層級的關係，本文再進一步從相關研究及相關文獻分析，分析此三層級推動網絡的整體圖像。

區塊一、從「國民教育輔導團」的運作來反思三層級的整體圖像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想探討目前教育部「中央—地方—學校」三層級課程與教學體系的發展過程是否有需重新反省與調整的地方，以使該政策能在未來發揮更多的功能。為了進一步聚焦，本文便先以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設立的「建構中央地方教學輔導網絡專案」為基礎開始分析。首先，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當時在「建構中央地方教學輔導網絡專案」中，是以國教輔導網絡(例如國民教育輔導團)為焦點，把它當成是政策與實踐之間的銜接與轉化組織。這從陳伯璋、李文富(2009)對政策與實踐落差的解釋中可以看出。

檢討此課程改革推動的困境，其中原因之一，係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初期缺少過去的「國教輔導網絡」來執行中央—地方—學校三層級間的中介、轉化、輔導與支持等功能，從而成為本次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過程中的「失落環節」。

換言之，若是能重新尋回「國教輔導網絡」此一「失落環節」，似乎中央的課程改革政策和學校的實踐之間就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而這樣的想法其實也有脈絡可循。陳伯璋、李文富(2009)在談到目前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的建構背景中就提到，此輔導體系可追溯至 1958 年(民國 47 年)成立的「台灣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相當於中央層級)和 1964 年(民國 53 年)台灣省教育廳責成各縣市教育局設立的「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而由於 1998 年(民國 87 年)台灣省精省後，「台灣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便走入歷史，而「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則在缺乏經費補助下，大多也停止運作。直至 2003 年(民國 92 年)教育部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深耕計劃」才又開始地方層級培訓深耕種子教師，並補助縣市輔導團團務運作經費，試圖重新恢復過去的國教輔導團網絡。而